

曾國藩家書

改革出版社

1827.49

Z 604

文 白 对 照 全 译

曾国藩家书

陈 霞 村 主 编

(下)

改 革 出 版 社

· 北 京 ·

第0919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安庆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自己将赴南京，本月动身。李鸿章为季洪弟所请恤典、立传、赠谥、建祠，也都得到朝廷批准，只是还没有接到谕旨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弟二十日、二十一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臂疼尚未大愈。至为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贴膏药，不宜服水药。余日内当赴金陵看视，正月当成行也。接奉寄谕，知少荃为季弟请二品恤典、立传、予谥、建祠，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阅谕旨耳。陈栋之勇既好，甚慰甚慰。纪梁宜荫一节，余亦思之再四，以其目未全愈，读书作字均难加功。且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为同气之冠，亦为各族所罕，质诸祖父在天之灵，亦应如此。

九伏洲北渡之贼果有若干？吾意尚以南岸为重。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弟幸勿遽调北渡。盖北岸守定安、合、无、庐、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，南岸若失宁国，则不可救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接到你二十日、二十一日的两封信，一切都已知悉。臂疼还没有大好，很是挂念。可是治疗的方法，只应当贴膏药，不适合服汤药。我最近打算赴南京看你，正月就准备动身。接到朝廷寄到的谕旨，知道李少荃为季洪弟请求二品恤典、立传、赠谥建祠，一一得到批准，只是还没有接看到谕旨罢了。陈栋的士兵既然好，很感欣慰。纪梁侄应受荫封一事，我也再三想过，因为他眼睛没痊愈，读书写字都很难用功；再说你对家庭的根本有功劳，不只是我们兄弟姐妹中的第一个，在各家族中也是罕见的。向祖父、父亲在天之灵问这件事，也会如此看待。

九伏洲北渡的贼军究竟有多少？我的意思还是以南岸为重点。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你不要急忙调他们北渡。只要北岸守住安庆、合肥、无为、庐江、舒城五地，其他地方都可以挽救，南岸如果失去宁国，就没办法救了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七日

第 0920 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前往南京途中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自己二十八日启程，今日在大通停泊；听说芜湖近日战事吃紧；开缺的事恐怕很难会奏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一日大通舟次接弟二十三、二十六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余于二十八日巳刻登舟，夜宿黄皮夹。二十九宿池州府。今日在大通停泊时许，拟在土桥湾宿。闻芜湖日内吃紧，春霆处贼亦奇多。物论多道余身到而目击者，战事辄不顺，余以是惴惴也。

弟开缺一牍尚未接到。余去冬复倭艮峰相国、罗椒生两信已有开缺之说，春间不能不进一疏；恐难更为弟会奏。少荃亦未必肯奏耳。季棕过鄂时，胡公若在必不如此。即温棕过黄，胡公登舟四次奠祭，亦极可感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二月初一日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一在大通码头接到你二十三日、二十六日两封信，一切知悉。我在二十八日巳时乘船出发，夜晚在黄皮夹留宿。二十九日在池州府留宿。今天在大通停泊一个时辰左右，准备在土桥湾留宿。听说芜湖近些天里战事吃紧，鲍春霆那里贼军也特别多。公众议论多说我亲身所到、亲眼所见的地方，战事往往不顺利，我因此惴惴不安。

你有关开缺的公文还没有接到。我去年冬天给倭艮峰相国和罗椒生的两封信已提到开缺的事，春天不能不呈上一件奏疏；恐怕难以再为你会奏。李少荃也未必肯上奏。季洪弟灵柩过湖北时，胡林翼公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这样。温甫灵柩过黄石时，胡公上船四次祭奠，也极其感人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二月初一日

第 0921 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前往南京途中给沅甫弟写信，告诉季洪弟安葬的事，家中澄侯弟连续接到几封信后，应当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二早安庆寄到第二十四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适接家中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兹并送弟阅。

澄弟接余第一次复信，知余不主决葬季于马公塘，故来信云云。若接弟两信与余后两次信，当不复执上要里屋后之议矣。惟季柩业于正月十八日抵长沙，家中二十外便须迎接，不知澄能幡然改图否。正月十五六七日大风雨雪，余方深以为虑，而季柩竟未停舟。甚矣，渠辈之不晓事也。兹将哨官吴大安信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土桥下十里舟次
二月初二日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二日早上从安庆寄来你二十四日的一封信，一切知悉。正好又接到家中元旦以及十二日的信，现在一并送给你看。

澄侯弟接到我的第一次回信，知道我不主张把季洪弟葬在马公塘，所以来信说这些话。如果接到你的两封信和我后来所写的两封信，应当不再坚持上要里屋后的意见了。只是季洪弟灵柩已在正月十八日到达长沙，家中二十日以后便要迎接，不知道澄侯能不能幡然改变原来的计划。正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日又是大风，又是下雪，我正在深感忧虑，而运载季洪弟灵柩的船竟然没有停泊。他们这些人也太不懂事了。现在把哨官吴大安的信寄给你看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土桥下十里舟次
二月初二日

第0922书

与澄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前往南京途中给澄侯弟写信，告诉皖南小淮窑等地的太平军已经退兵，粮路畅通；沅甫一定要将季洪灵柩葬于马公塘，若尚未定，可以照办。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二日，余在无为州舟次接弟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余以正月二十八日自安庆起行赴金陵、芜湖等处。连日天晴风顺。皖南之小淮窑、西河、奎潭各贼皆退，粮路大通。鲍军与宁郡各军皆稳。从此可抽南岸之兵助剿北岸之贼。自去秋以来，风波危险异常，今十分已平其八矣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左眼内眦红疼。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二日，我在无为码头接到你元旦和十二日的信，一切知悉。我在正月二十八日从安庆起程前往南京、芜湖等地。连日来天气晴朗，一路顺风。皖南小淮窑、西河、奎潭等地方的贼军已经退走，粮路全部通畅。鲍春霆军与宁郡各军都很稳固。从此可以抽调南岸的军队到北岸帮助剿灭贼军。从去年秋天以来，风波异常危险，现在十分之八已经平定了。

我身体还好，只是左眼内侧眼角又红又疼。季洪

季弟之榛正月二十八日至长沙，月底必已到家。不知果葬何处？沅弟谆谆恳恳，必欲葬季于马公塘。兹将沅信排递至家。若尚未定，即可葬马公塘，千万千万！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芜湖舟次
二月初四日

弟的灵柩正月二十八日到长沙，月底必定已经到家，不知究竟葬在什么地方。沅甫弟再三恳切嘱咐，一定要把季洪弟葬在马公塘。现在将沅甫的信由排单送到家中。如果还没有最后决定，就可以葬在马公塘，千万记住！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芜湖舟次
二月初四日

第 0923 书

与纪泽儿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前往南京途中给儿子纪泽写信，嘱咐每逢四天派专人送信要坚持下去。交去日记、谕旨、奏章等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日已由驛排递寄一信与澄叔矣，而逢四专人送信仍不可废。兹付去日记一本、谕旨奏章二本、沅叔信一件。季叔榛到长沙甚速，出吾意料之外。家中尚无所误否？

涤生手示
二月初四日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天已由驿站排单送一封信给澄侯叔了，可是每逢四天派专人送信仍然不能停止。现在交去一本日记，二本谕旨奏章，沅甫叔一封信。季洪叔灵柩到长沙很迅速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家中还没有耽误什么吧？

涤生手示
二月初四日

第 0924 书

与澄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南京军营中给澄侯弟写信，告诉得知大姐逝世，寄银二百两料理后事。军事形势已经转危为安，各军稳如泰山。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初十日，在金陵沅弟营中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初十日，在南京沅甫弟军营中接到你正月

接弟正月二十日信，痛悉兰姊于十四日仙逝。同产九人，二月之内，连遭季弟与伯姊之戚，从此只存吾等四人。抚今追昔，可胜伤恻？又闻临三外甥哀毁异常。其至孝可敬，其体弱又可怜。伯姊遗命不令长子入营，自当谨遵。吾即日当寄银二百两，料理伯姊丧事，即以为临三、临八外甥家用之一助。

余于二月初六日抵金陵。在沅弟营中住五日，十一日仍回舟次。沅弟送至舟中，同住三日，俟风息即行西旋。周历芜湖、金柱关、无为州等处，再行回省。

鲍春霆于二月初一日大战，将围营之贼击退，乘胜攻克西河、小淮窑、湾沚等贼巢十余处。自去秋以来，奇险万状，竟得转危为安，各军稳如泰山，国之福也。

余身体平安，齿痛全愈。目下惟李世忠九洲、二浦危急，余无可虑。

金陵大胜关舟次
二月十四日

二十日的信，伤心地获悉兰姐在十四日逝世了。同胞兄弟姐妹九人，两个月之内，连续遭到季洪弟和大姐逝世的悲痛，从此只剩下我们四人。抚今追昔，伤感悲痛怎能承受得了？又听说临三外甥异常悲伤，面容身体都变样了。他真挚的孝心可敬，而他衰弱的身体又使人可怜。大姐遗嘱不让长子进入军营，自然应当严格遵从。我这两天将寄回二百两银子料理大姐丧事，就用这些作为给临三、临八外甥家用的一项帮助吧。

我在二月初六日到达南京，在沅甫弟营中住了五天，十一日仍回船里。沅弟送我到船上，一同住了三天。等风停了就回西边去，经过芜湖、金柱关、无为州等地方，再回到省会安庆。

鲍春霆在二月初一日大战一次，击退了围困军营的贼军，并乘胜攻克了西河、小淮窑、湾沚等贼军巢穴十多处。从去年秋天以来，少见的危险千种万种，竟然能转危为安，各军都稳如泰山，这是国家的幸福。

我身体平安，牙疼已经好了。眼下只有李世忠的九洲、二浦形势危急，其它没有令人忧虑的。

金陵大胜关舟次
二月十四日

第0925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离开南京后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十六日一仗，上段各哨已经败回；太平军过河扎营，攻东梁山；水师断桥夺船，击败太平军。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早接第十七日书，具悉一切。余十七日逆风牵船，仅行四十里宿泊采石矶，杏南则随厚庵赴金柱

沅弟左右：

十八日早接你十七日来信，一切已知悉。我十八日遇到逆风，靠着人力拉船，只行了四十里路就停宿在采石矶，彭杏南则随杨厚庵去了金柱关。

关矣。

顷彭楚汉等来，言十六日之战，长胜及振字、和字放各哨在上段者皆已败回。贼过河者五六万（顷罗、朱言仅万余人），一面在前与吉左、振字打仗，一面在渣家湾等处扎垒二三十座（罗、朱言仅五座），一面分贼往扑东梁山。幸吉左、振字稳打良久，而水师将其浮桥四座拆断，小划抢夺甚多。贼遂惊慌败退，溺毙杀毙比初一日更多，刀矛枪炮旗帜全数委弃。看来侍逆必不甘心，或约黄、杨等逆再来也。余将调王可升来守渣家湾而会春霆，调清弋江大队进湾沚而攻金宝圩。今日与厚、杏看定即下札也。此次各营官几因接我而致误事。春霆、竹庄、汉卿均接至乌江。幸十六日芜湖仅有牵制之贼而无大队耳。顾问近好。

刘彤骸十五日丁忧。

金柱关舟次

二月十八日巳刻

前不久，彭楚汉等人来，说十六日的一仗，长胜军及振字营、和字营放在上段各哨军队已经战败回来。过河的贼军有五、六万（不久前罗茂堂、朱心鉴说只有一万多人），一面在前面跟吉左营、振字营打仗，一面在渣家湾等地方扎下营垒二三十座（罗、朱说只有五座），一面分兵去攻打东梁山。幸而吉左营、振字营沉着应战多时；而水师拆断了贼军四座浮桥，抢夺了很多小划子。贼军于是惊慌败退，被淹死和被击毙的比初一日还多，刀矛枪炮旗帜全部丢弃。看来伪侍王一定不甘心，也许约好黄、杨等逆贼再来。我准备调王可升守渣家湾，跟鲍春霆会合；调清弋江大队进驻湾沚攻打金宝圩。我今天和杨厚庵、彭杏南看好就下公函。这次各营官大都因为接待我而几乎误事。春霆、吴竹庄、汉卿都到了乌江迎接。幸好十六日芜湖仅有牵制的贼军而没有大队人马。顾问近好。

刘彤骸十五日回家为老人治丧。

金柱关舟次

二月十八日巳时

第0926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离开南京后在裕溪口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一路视察军队时所见以及所作的军事部署。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十八日酉刻弟缄。江浦、新河口俱陷，北岸贼势浩大可知。然二处之不保，亦意中事也。

余于十八日至金柱关，即与厚、杏查阅三汊河、龙山桥等营。朱洪章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到十八日下午酉时的信。江浦、新河口都被攻陷，由此可知北岸贼军声势的浩大。不过这两个地方保不住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我十八日到了金柱关，就跟杨厚庵、彭杏南查看了三汊河、龙山桥等处军营。朱洪章两次吃了败仗，

两次败挫，士气已伤。其壕墙亦极草率，全不可靠。十六之役，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战力堵，朱营并无一人随之堵御者。幸水师彭、罗、陆师朱、罗继进，乃能转败为胜。然长胜军目下已为极劣之营，而渣家湾、新圩角防河之法亦甚不妥。厚庵力劝余将该防兵调回老营稍为休息。余令李祥和亲往调之，又加絨与朱、罗。兹将原絨抄寄弟阅。以余察度，该河长近八十里，与永丰河相等，深则倍之。分哨防河，可御零贼，断不可敌大股。贼既渡河，长胜军之营盘不可恃，李与朱、罗之营则皆可恃。此金陵之情形也。

十九日查阅西梁、东梁、裕溪等处，张与周、熊之营皆可恃，武明善之营则万不可恃。此外江之情形也。

余与杏南熟商，目下以熊登武三哨移守东梁。另牍寄弟一阅。将来须由弟处再拨二新营上来，以一营协防西梁，俾熊营一哨全归东梁、张营一哨全归裕溪；以一营扎金柱之宝塔，以保三汊河朱、罗之后路。庶查家湾、龙山桥纵有疏失，而芜、金大局无碍。春霆顷已说明，打开东坝再行回籍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裕溪口
二月二十日

士气已经损伤。他的壕墙也筑得很草率，完全靠不住。十六日的仗，李祥和用五百人奋力作战堵截，朱洪章的军营并没有一个人跟随他堵截抵御。幸好水师彭、罗、陆师朱、罗接上，才能转败为胜。不过，长胜军眼下已成为极差的部队，而渣家湾、新圩角防河的办法也很不妥当。杨厚庵极力劝我将这些防守部队调回老营稍稍休息。我命令李祥和亲自前去调遣，又给朱、罗分别写了信。现在将原信抄给你看。以我的察看和推测，这条河长度近八十里，与永丰河相等，河深却是永丰河的两倍。在河上分派几哨防守，只可抵御零星贼兵，绝对不能抵挡大股的贼军。贼军已经渡河，长胜军的营盘靠不住，李祥和和朱心鉴、罗茂堂的军队倒是都能靠得住。这是南京的情形。

十九日查看了西梁、东梁、裕溪等地，张树声和周万睐、熊登武的军队都可靠，武明善的军队却万万不可靠。这是外江的情形。

我和彭杏南再三商量，眼下让熊登武的三个哨移到东梁防守，另发公文寄给你看。将来要从你那里再拨两个新营上来，用一营协助防守西梁，使熊营一个哨全归东梁，张营一个哨全归裕溪；把一营扎在金柱的宝塔，以便保护三汊河朱、罗的后路。这样，查家湾、龙山桥纵然有什么疏失，而对芜湖、金陵的大局没有妨碍。鲍春霆不久前已经表示，等打开东坝再回原籍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裕溪口
二月二十日

第0927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无为州城外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查看无为州的石涧埠，觉得那里兵力有些分散单薄，南岸的军事，与鲍春霆约好先打水阳镇。听说徽

州危急,准备很快回安庆料理。

沅弟左右:

余于二十一日自裕溪口至运漕。二十二早与杏南别,是夜宿无为州。未刻至石涧埠一看,地势旷衍,十一营尚嫌散漫单薄。幸毛、刘两人均属结实可恃,或无它虑。若贼以去年扑金陵之法扑该处,则危道也。南岸之事,余与春霆约先打水阳镇。金宝圩若可进兵,则速打该圩;若万不能进兵,则由建平以攻东坝。闻徽州日内危急之至,余即日回省料理一切。家信五件、油纸二刀寄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无为州城外
二月二十二夜

沅弟左右:

我二十一日从裕溪口到运漕。二十二日早上跟彭杏南分手,当晚住在无为州。下午未时到石涧埠看了一下,那里地势空旷平坦,十一营的兵力还是有些分散单薄。幸而毛鸿宾、刘连捷两人的军队都还扎实可靠,也许不会有其他忧虑。如果贼军用去年进攻南京的办法进攻这个地方,那就危险了。南岸的军事,我跟鲍春霆约定先打水阳镇。金宝圩如果可以进兵,就迅速打金宝圩;如果实在不能进兵,就从建平攻打东坝。听说徽州这几天里危急,我最近就回去料理一切。五件家信、两刀油纸寄去收好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无为州城外
二月二十二日夜

第0928书

与纪泽儿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回安庆途中给儿子纪泽写信,告知家乡修石桥,可以由军队来付钱;要珍惜光阴,好好读书,读书要写札记,以备自己考证。

字谕纪泽儿:

二月二十一日在运漕行次,接尔正月二十二日、二月初三日两禀,并澄叔两信,具悉家中五宅平安。大姑母及季叔葬事,此时均当完毕。尔在团山嘴桥上跌而不伤,极幸极幸。闻尔母与澄叔之意欲修石桥。尔写禀来,由营付归可也。《礼》云:“道而不径,舟而不游,”古之言孝者,专以保身为重。乡间路窄桥孤,嗣后吾家子侄凡遇过桥,无论轿马,均须下而

字谕纪泽儿:

二月二十一日在运漕途中,接到你正月二十二日、二月初三日两封信,还有澄侯叔的两封信,知悉家中五宅平安。你大姑母和季洪叔的安葬事宜,这时都该处理完毕。你从团山嘴桥上跌下来没有伤着、极为幸运。听你母亲和澄侯叔的意见是想修座石桥。你写一份呈文来,可以由军营付钱。《礼记》中说:“走大道而不走小径,乘船而不游泳。”古代讲求孝道的人,一心一意注重保护身体。乡间路窄桥少,以后我家子侄们凡是遇上过桥,无论是坐轿骑马,都要下来步行。我本来想要你来营中见面,因为路途远、风浪大,

步行。吾本意欲尔来营见面，因远道风波之险，不复望尔前来。且待九月霜降水落，风涛性定，再行寄谕定夺。目下尔在家饱看群书，兼持门户，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，千难万难，尔切莫错过此等好光阴也。

余以十六日自金陵开船而上，沿途阅看金柱关、东西梁山、裕溪口、运漕、无为州等处，军心均属稳固，布置亦尚妥当。惟兵力处处单薄，不知足以御贼否。余再至青阳一行，月杪即可还省。南岸近亦吃紧，广匪两股窜扑徽州，古、赖等股窜扰青阳。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营一饱，殊为可虑。

澄叔不愿受沅之赐封，余当寄信至京，停止此举，以成澄志。尔读书有恒，余欢慰之至。第所阅日博，亦须札记一二条，以自考证。脚步近稍稳重否？常常留心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泥汭舟次

二月二十四日

澄叔此次未另写信，将此禀告。

不安全，不再希望你前来。等九月霜降水落，风波稳定，再写信决定。眼下你在家饱看群书，并且管理门户，处于乱世之中而能有这样宽松清闲的岁月，十分难得，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时光啊。

我十六日从南京开船西上，沿途查看了金柱关、东西梁山、裕溪口、运漕、无为州等地方，军心都比较稳定，布置也还妥当。只是兵力处处单薄，不知道是否能抵御贼兵。我再到青阳走走，月底就可以回到安庆。南岸最近战事也吃紧，广匪两股窜到徽州进犯，古贤隆、赖文鸿等窜到青阳骚扰。他们的目的都在于直接进犯江西，以求在那里吃上饱饭，很是使人忧虑。

澄侯叔不愿意接受沅甫叔转赠的封号，我将寄信到北京，停止这种做法，以便成全澄侯叔的意愿。你读书有恒心坚持下去，我极为欢喜欣慰。你看的书日益广泛起来，也须作一两条笔记，以备自己考证。脚步近来稍稳当些吗？要常常留心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泥汭舟次

二月二十四日

澄侯叔这次没有另外写信，将这封信所说之事禀告他。

第0929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回安庆途中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自己明天可以到大通；鲍春霆被调到青阳对付太平军。

沅弟左右：

余于二十三日自无为州至泥汭。二十四日守风一天，二十五日拉纤可行七十里，明日乃至大通也。

朱云岩报黄、胡、李等股逼扑青

沅弟左右：

我二十三日从无为州到泥汭。二十四日一天候顺风，二十五日拉纤可走七十里，明天就到大通了。

阳，将由东、建以犯江西。余檄春霆由南陵至青阳先剿此股，又缓东坝之师矣。折弁自京回。许仙屏正月二十二日尚未到京，余与弟去冬寄许之信皆带归矣。金柱关近日无恙否？春霆西上，芜、金又将吃紧。若率行队以来而不拔动营盘，则高祖山至青阳亦不过百五十里。顺问近好。

丁家洲舟次
二月二十五日

朱云岩报告，黄、胡、李等股贼军逼攻青阳，准备由东坝、建平进犯江西。我命令鲍春霆由南陵到青阳先剿灭这股贼军，又使得东坝的军队减轻了压力。呈送奏折的武弁从京城回来了。许仙屏正月二十二日还没有到京城，我和你去年冬天寄给许的信都带回来了。金柱关近些天没事吧？春霆西上，芜湖、金陵又将吃紧。如果带流动军队来而不拔营盘，从高祖山到青阳也不过一百五十里路程。顺问近好。

丁家洲舟次
二月二十五日

第0930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回到安庆后给沅甫弟写信，通报军情：池州、东流等地警报纷纷送到，已分别调兵前往；军饷极为困难，入夏后不堪设想。

沅弟左右：

三月初一酆云香等来，接弟二十七日一缄，初二日又由袁国祥交到二十五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池州、东、建及无为州警报纷至。现调李申夫至东流，喻吉三至池州，石涧埠添南云新三营。人事略尽其能，保全与否则天也。春霆自请上剿青阳、池州等处，已批准催令速来，若能截住东流之贼不入江西，斯为至幸。

饷项大绌，为数年以来所未有。而新军来者络绎不绝，入夏而后岂堪设想！

锡尺、野鸡收到。磨本缎即日飭查，如其不足，当至沪买得制衣寄弟。在广东买呢数百丈，为赏营哨官

沅弟左右：

三月初一酆云香等人来，接到你二十七日的一封信，初二又由袁国祥交到二十五日的一封信，一切都知悉了。

这里近些天有池州、东流、建平以及无为州的警报纷纷送来。现在调李申夫到东流，喻吉三到池州，石涧埠增派了刘南云的新三营。人事安排大体各尽其能，能不能保全就看天意了。鲍春霆自从请求上剿青阳、池州等地方，已经批准催他快来。如果能截住东流贼军不进入江西，就是最大的幸运了。

军饷十分困难，是这几年来所没有过的。而新兵又连续不断到来，入夏以后简直不堪设想。

锡尺、野鸡已经收到。磨本缎近几天令人查看，如果不够，就到上海买来做成衣服寄给你。以前在广东买过几百丈呢料，用作奖赏营哨官的衣料。想不到

衣料之用。不料其货极劣，殊无用处，浪费可惜！纪泽儿寄来赋一首三千余字，颇识汉魏门径。此皆我弟多方诱奖之功，近日当誉寄弟阅。余昨在船，二十七日奏报作密片一件，弟试观之不涉夸张否？弟近试吃燕菜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三月初一夜

都是质量极差的货，根本没有用处，浪费得很可惜。纪泽寄来三千多字的一篇赋文，颇懂汉魏赋家的门径。这都是我弟多方诱导奖励的结果，近日将誉写出来寄给你看。我前两天在船上，二十七日奏报写了一件密片，你试着看看是否有些夸张？你近来是否试吃燕菜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三月初一夜

第0931书

与纪泽儿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安庆给儿子纪泽写信，教导他在读书学习方面能按照精确的训诂写出典雅美盛的文章。对《文选》中最欣赏的文章要求熟读，乃至背诵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二月十三日禀并《闻人赋》一首，具悉家中各宅平安。

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，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径，欣慰无已。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、钱辛楣、段懋堂、王怀祖诸老，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，直逼汉唐；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，达于本而阂于末；知其一而昧其二，颇所不解。私窃有志，欲以戴、钱、段、王之训诂，发为班、张、左、郭之文章（晋人左思、郭璞小学最深，文章亦逼两汉，潘、陆不及也）。久事戎行，斯愿莫遂，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，则至乐莫大乎是。即日当批改付归。尔既得此津筏，以后便当专心壹志，以精确之训诂，作古茂之文章。由班、张、左、郭上而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到你二月十三日来信及《闻人赋》一篇，知悉家中各宅平安。

你在小学训诂方面颇懂得古人的源流，而写文章又看出了汉魏六朝的门径，欣慰极了。我曾经奇怪当朝大儒如戴东原、钱辛楣、段懋堂、王怀祖等元老，他们的小学训诂的确能超越近古，接近汉唐；而写文章却不能追寻古人的深厚之处，透彻了解根本的内容，却不能学会作为枝叶的文辞；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对此我很不理解。我有心按照戴、段、钱、王的训诂，写出班固、张衡、左思、郭璞那样的文章（晋人左思、郭璞小学最深，文章也接近两汉，潘岳、陆机是比不上的）。但因多年行军打仗，这个心愿不能实现。如果你们能实现我的这一未竟的志愿，那就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使人感到最大的乐趣了。近几天我就把你的文章批改了寄回去。你既然找到了这一阶梯，以后就要专心一志，按照精确的训诂来写典雅美盛的文章。由班、张、左、郭向上追溯到扬雄、司马相如，再向上追溯到《庄子》《离骚》

扬、马而《庄》《骚》而《六经》，靡不息息相通。下而潘、陆，而任、沈，而江、鲍、徐、庾，则词愈杂，气愈薄，而训诂之道衰矣。至韩昌黎出，乃由班、张、扬、马而上跻《六经》，其训诂亦甚精当。尔试观《南海神庙碑》、《送郑尚书序》诸篇，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。又观《祭张署文》、《平淮西碑》诸篇，则知韩文实与《诗经》相近。近世学韩文者，皆不知其与扬、马、班、张一鼻孔出气。尔能参透此中消息，则几矣。

尔阅看书籍颇多，然成诵者太少，亦是一短。嗣后宜将《文选》最惬意者熟读，以能背诵为断。如《两都赋》、《西征赋》、《芜城赋》及《九辩》、《解嘲》之类皆宜熟读。《选》后之文，如《与杨遵彦书》徐《哀江南赋》庾亦宜熟读。又经世之文如马贵与《文献通考》序二十四首，天文如丹元子之《步天歌》（《文献通考》载之，《五礼通考》载之），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（见《方輿纪要》首数卷，低一格者不必读，高一格者可读，其排列某州某郡无文气者不必读）。以上所选文七篇三种，尔与纪鸿儿皆当手钞熟读，互相背诵。将来父子相见，余亦课尔等背诵也。

尔拟以四月来皖，余亦甚望尔来，教尔以文。惟长江风波，颇不放心，又恐往返途中抛荒学业。尔稟请尔母及澄叔酌示。如四月起程，则只带袁婿及金二甥同来；如八九月起程，则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来。到皖住数月，孰归孰留，再行商酌。目下皖北贼犯湖北，皖南贼犯江西，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静，下

直到《诗经》，没有不是息息相通的。向下到潘岳、陆机，到任昉、沈约，到江淹、鲍照、徐陵、庾信，言辞愈加芜杂，文章气势愈加淡薄，训诂的学问逐渐衰落了。到韩昌黎出现，就从班、张、扬、马而上升到《六经》，其中训诂也很精当。你试看《南海神庙碑》、《送郑尚书序》等篇，就知道韩愈的文章实际与汉赋相接近。再看《祭张署文》、《平淮西碑》等篇，就知道韩愈的文章实际和《诗经》相接近。近代学习韩愈文章的人，都不懂得他和扬、马、班、张一脉相承。你能领悟透这里面的奥秘，就差不多了。

你看的书很多，但是能背诵的太少，这也是一个短处。以后应当将《文选》中最满意的篇章反复熟读，到能背诵为止。如《两都赋》、《西征赋》、《芜城赋》及《九辩》、《解嘲》之类都应当反复熟读。《文选》以后的文章，如《与杨遵彦书》（徐陵）《哀江南赋》（庾信）也应当反复熟读。又有经世致用的文章如马贵与《文献通考》序二十四篇，天文如丹元子的《步天歌》（《文献通考》记载、《五礼通考》记载），地理如顾祖禹的州域形势叙（见《方輿纪要》首数卷，低一格的不必读，高一格的可以读，排列某州某郡没有文气的也不必读）。以上所选的文章七篇三种，你和纪鸿都应当手抄熟读，互相背诵。将来父子相见，我也要考查你们背诵的情况。

你准备四月来安徽，我也很希望你来，好教你学文章。只是长江常起风波，很不放心，又担心往返途中荒废了学业。你请示你母亲和澄侯叔商量决定。如果四月起程，就只带袁家女婿和金二外甥同来；如八九月起程就陪同你母亲和弟妹妻女全家同来。到安徽住上几个月，谁回去，谁留下，再作商量。眼下皖北贼军进犯湖北，皖南贼军进犯江西，今年上半年一定不安定，下半年也许稍好一些。你如果四月来见我，船上应当十分小心谨慎；如果八月

半年或当稍胜。尔若于四月来谒，舟中宜十分稳慎；如八月来，则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。余详日记中。尔送澄叔一阅，不另函矣。

涤生手示
三月初四日

来，那我可以派大船到湘潭迎接。其余在日记中详记。你送澄侯叔看看，不另外写信了。

涤生手示
三月初四日

第 0932 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安庆给沅甫弟写信，通报军务军饷各事：江西湖口、景镇可虑，已发文令鲍春霆救景镇；北岸庐江可以保全；粮台极为困窘，已分别向各处借钱借粮。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三十日专足来信，具悉一切。自二十八九日贼窜东、建，便不得通徽、祁消息。以理推之，刘克庵已于二十日至屯溪，距休宁仅三十里，钤守祁，桂守徽、休，克作游兵，山内必可万全。惟贼由山外径窜江西，湖口、景镇俱可为虑。余檄春霆回救景镇，连日雨泥，师行迟滞，不知赶得上否。北岸之贼，初二日已过盛家桥，距庐江仅二十里。幸先有吴长庆三营，初一日又截留梁美材等三营，庐邑应可保全。

近日粮台奇窘，通省城寻凑不上万金。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银六万，指明九江新关税；向寄云借谷四万，指明近河州县仓谷；向少荃借钱八万。不知均有些点缀否。

上海近无信来，但接荫亭信，言常、昭业已解围。此乃极好消息。苏浙两处得手，只要此间不大决裂，夏秋必有好音也。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接到三十日专人送来的信，一切都已知悉。自从二十八九日贼军窜犯东流、建平，便得不到徽州、祁门的消息。按理来推论，刘克庵已在二十日到屯溪，距休宁仅仅三十里。王钤峰守祁门，唐桂生守徽州、休宁，刘克庵作流动部队，山内一定可以万无一失。只是贼军由山外直窜江西，湖口、景德镇都值得忧虑。我发文书命令鲍春霆回去救援景德镇，可是连日下雨，道路泥泞，军队行动迟缓，不知道能不能赶上。北岸的贼兵，初二已经过了盛家桥，距庐江仅仅二十里。幸而先前有吴长庆三营，初一又把梁美材等三营截留下来，庐江应该能够保住。

近日粮台的给养异常困窘，全省城凑不够一万两银子。今天写信向沈幼丹借六万两银子，指明是九江的新关税；向毛寄云借谷子四万石，指明是近河州县仓中的谷子；向李少荃借钱八万串。不知道能不能都有些点缀。

上海最近没有信来，但接到魏荫亭的信，说常熟、昭文已经解围。这是极好的消息。苏浙两地顺手，只要这里没有大的崩溃，夏秋之间必定有好消息。

事恒墓志宜比温甫哀词略大些，但亦在一寸以内耳。即日添稿付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再，彭以德（即盛四之表弟）在余处因屡唤不到革逐。闻已赴金陵弟处，不可收用；并凡在北岸粮台领饷之营皆不可收。弟处薪水较丰，若在此被革之人，弟皆收录，则人皆乐于去此而就彼矣。凡在弟处得罪之人，兄亦不可收也。又行。

三月初六日

事恒的墓志应该比温甫的哀词字体略微大些，但也在一寸以内就行了。近几天把文稿补充后交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另外，彭以德（即盛四的表弟）在我这里因为屡次传唤不到被革职除名。听说他已到了南京你那里，千万不能收留任用。而且凡是在北岸粮台领饷的兵营都不能收留。你那里薪水较丰厚，如果在这里被革职的人，你都收录，那么人们都乐于离开这里去你那里了。凡是在你那里犯了错误的人，我也不能收留。又及。

三月初六日

第 0933 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安庆给沅甫弟写信，告知石涧埠初四五日危急之至，文报不通；徽州、休宁十天没有信息，粮台分文没有。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夜接初四来信，得悉吾弟肝气平和，身体日好，至以为慰。

石涧埠初四五日危急之至，文报不通。毛竹丹初四夜派一亲兵来省。余问来人，云初四日受伤者以七八百计，我军仅伤十余人，阵亡二人；但与运漕并州城皆被贼隔断耳。兹将萧、毛二信抄寄弟阅。

徽、休十日无信，以建德有贼之故。袁国祥带信已于初三接到，松峻即日当派一差，酌给薪水二十金。老三降潼商道，犹霞大降副将也。粮台竟无分文，专盼粤厘四万与东局三万到乃可解北台耳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外寄《圣祖庭训》一册。

三月初八夜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夜里接到初四日来信，知道你肝气平和，身体一天天好转，十分欣慰。

石涧埠初四五日危急到了极点，公文不通。毛竹丹初四夜里派一个亲兵来省城看望。我问来人，他说初四日受伤贼军估计有七八百人，我军仅仅伤十多人，阵亡二人；只是跟运漕及州城都被贼军隔断。现在将萧庆衍、毛竹丹的两封信抄寄给你看。

因为建德有贼军的缘故，徽州、休宁已经十天没有消息了。袁国祥带来的信已在初三日接到，松峻几天将派一份差使，酌情给薪水二十两银子。老三降为潼商道台，就象传说刘霞仙降为副将一样不可相信。粮台竟然没有一分钱，只能盼广东税金四万和东局三万送到，才可以解送北台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另外寄去《圣祖庭训》一册

三月初八日夜

第 0934 书

与沅弟书

【提要】曾国藩在安庆给沅甫弟写信，认为分兵太多，对固守南京老营不利。希望调回三营四营。听说捻军将进入安徽境内，已调兵遣将，作了部署安排。

沅弟左右：

十一日接弟初七夜信，知已派杏南带五营援救毛、刘。弟处兵力不厚，何可再分五营之多？伪忠王于十年春间攻陷杭州，即系分和、张兵力以解金陵之围。此等诡计，今亦不可不防。望弟即日调回三营、四营固金陵之老营，酌留一、二营于上游。若石涧埠幸而解围，即令杏南与刘南云、张光明等从西梁山、五显集进兵攻打铜城闸之背，春霆从东关进兵攻打铜城闸之上。即石涧埠果有不测，但杏南略助萧运漕，鲍在北岸必能保全无为、庐两城也。

顷闻捻匪自麻城下窜蕲水，不日必入皖境。已调周厚斋防守桐城；令成武臣跟追下来，亦可至桐、舒等处。庐州子药米粮足支月余。闻石清吉甚不得力，可虑之至。安庆留兵六营，三新一旧（旧湘后二、义从一，新周宽世应撤之二、玉班派来之一）虽不甚可靠，而缓急尚易调也。

家信及彭、赵信五件，外燕菜二匣、帖一本查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十二日

沅弟左右：

十一日接到你初七夜里的信，知道你已经派彭杏南带五营人马援救毛有铭、刘南云。你那里兵力并不算雄厚，怎么可以再分出五营多的人？伪忠王在咸丰十年春间攻陷杭州，就是分散了和春、张国梁的兵力来解南京之围。这样的诡计，现在也不能不防备。希望你近日就调回三营四营以巩固南京的老营，酌情留在上游一、二营。如果石涧埠有幸解围，就让彭杏南和刘南云、张光明等人从西梁山、五显集进兵攻打铜城闸的后方，鲍春霆从东关进兵攻打铜城闸的上方。就是石涧埠果真有什么不测，只要留彭杏南多少帮助萧庆衍防守一下运漕，鲍春霆在北岸一定能保全无为、庐江两座城。

刚才听说捻匪从麻城向蕲水窜扰，用不了几天必定进入安徽境内。已经调周厚斋防守桐城；命令成武臣追赶下来，也可以到桐城、舒城等地。庐州弹药粮米足够支持一个多月。听说石清吉很不得力，叫人十分忧虑。安庆留着六营兵力，三个新营一个旧营（旧营包括湘后二营义从一营，新营包括周宽世应撤的二营、玉班派来的一营）虽然不很可靠，可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还容易调动他们。

家信及彭、赵的信共五封，另外二匣燕菜、一本帖寄去，请予查收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十二日